

粵讀審音問題探析

蕭敬偉

香港大學

提要

粵讀問題的討論焦點，一向落在從切還是從眾的問題上。此外，把口語變調讀法拒諸門外的注音原則，也使不少字典注音與實際粵讀存在距離。本文選取若干字例，考察不同粵音字典的相關注音，指出不少字典注音傾向照顧反切讀法，卻未必符合實際粵讀。本文又建議字典編者多考慮口語變調的流通情況，收入已經取代本調的變調讀法，使字典注音能夠真正反映實際粵讀。

關鍵詞

粵讀，粵音字典，從切，從俗，口語變調

1. 引論

粵語正音問題，不時受到香港中文學術界以至一般市民大眾關注。綜觀各方意見，有關粵讀的討論焦點大抵仍在從切還是從眾的問題上，而坊間不同粵音字典的注音標準和所注讀音往往不一致，這對於解決粵讀問題的爭議，不但成效不彰，有時甚至會增添混亂。

現時坊間較通行的粵音字典，儘管在對古音反切的依違上未必完全相同，但總體而言，仍然會把反切視為重要標準。詹伯慧（1990）曾就粵讀審音問題提出七大原則，其中第二條即認為“審訂廣州話的音讀時，既要參考古音的反切，遵循古今語音演變的規律，也要尊重時下的讀法，充分考慮從今從眾的原則”，“對於某些現實社會中廣為流行的音讀，……不能拘泥於語音發展規律，輕易判定某音為誤讀”。¹事實上，粵音字典經常收入一些合乎反切而日常很少聽到的讀音，卻往往忽略一些不合反切但通行的讀音，使字典音與實際讀音存在距離。²此外，不少口語變調讀法實際上已取代

¹ 詹伯慧（2009）也有相近論述。

² 單周堯（1980: 46-48）早已指出幾部香港較通行的“字典、韻彙的粵語注音跟實際的粵音有距離，而較接近傳統的反切，我們不禁懷疑這些字典、韻彙的粵讀到底是根據實際語音，還是根據中古的反切。”

原調，成為通行讀音，但由於字典一般只著重收錄書面音，不少粵音字典因而把這些源自口語變調的讀音拒諸門外，結果又使字典的注音，與實際粵讀出現差距。這些問題，不僅存在於某些明確以古音反切為主要審音依據的粵音工具書之中，在一些標舉“時代性”和“便利應用”的字典中，也可以找到不少例子。本文按上述幾種情況，考察不同粵音字典的注音，指出當中存在的問題，以供進行粵語審音或編訂粵音字典工作的同道參考。³

本文所討論字典注音，主要採自以下 10 部粵音工具書：

- 黃錫凌《粵音韻彙》（黃錫凌 1998）⁴
- 馮田獵《粵語同音字典》（馮田獵 1996）⁵
- 《中華新字典》1982 年修訂版（中華書局 1982）⁶
- 李卓敏《李氏中文字典》（李卓敏 1989）⁷
-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周無忌、饒秉才 1988）
- 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中文系《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中文系 1992）⁸
- 黃港生《商務新字典》（黃港生 1991）
-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讀字彙》（何文匯、朱國藩 2012）⁹
-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詹伯慧 2004）¹⁰
- 《中華新字典》2007 年全新修訂版（中華書局 2007）

³ 香港中文大學人文電算研究中心先後建立《粵語音韻集成》、《粵語審音配詞字庫》和《漢語多功能字庫》，開放予公眾使用。其中後二者涵蓋了本文所討論的《粵音韻彙》、《李氏中文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粵音正讀字彙》的粵語注音，並吸納了香港語言學學會通過《粵語拼音字表》（香港語言學學會粵語拼音字表編寫小組 2002）提供的建議讀音；羅列諸書注音之餘，又在非破讀的異讀之間，以“備註”的方式分出主次。這些資源為查核字典粵語注音提供了極大便利。惟本文主要以實體粵音字典為討論對象，故不贅述。

⁴ 《粵音韻彙》初版於 1941 年。

⁵ 《粵語同音字典》初版於 1974 年。

⁶ 《中華新字典》初版於 1976 年。

⁷ 《李氏中文字典》初版於 1980 年。

⁸ 《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初版於 1990 年。

⁹ 《粵音正讀字彙》初版於 1999 年。

¹⁰ 《廣州話正音字典》初版於 2002 年。

2. 正論

2.1. 收入符合反切而不通行的讀音¹¹

表一

| 字典 / 字例 | 閩 | 闌 | 貯 | 蚱 | 蛻 |
|-------------------------------|----------------------------|---------------------------------------|--------------------------------|---|------------------------------------|
| 黃錫凌 (1998) | man4 , man5 | zin2, cin2 | cyu2 (自注: 粵 讀低上聲) | zaak3 | seoi3 (蛻化正讀), teoi3 (蟬蛻) |
| 馮田獵 (1996) | man4 , man5 (罕讀) | zin2 | cyu5 | zaak3 , zaa2 (又讀), zaa3 (又讀) | seoi3 , teoi3 (又讀) |
| 中華書局 (1982) | man4 , man5 (又) | zin2, cin2 (又) | cyu5 | zaak3 | seoi3 , teoi3 (又) |
| 李卓敏 (1989) | man5 | zin2 | cyu5 | zaa3 | teoi3 (語), seoi3 (讀) |
| 周無忌、饒秉才 (1988) | man5 | cin2 , sin6 | cyu5 | zaa3, zaak3 (又) | teoi3, seoi3 (舊) |
| 香港教育署 語文教育學院 中文系 (1992) | man5, man4 (又) | zin2, sin6 (又), cin2 (又) | cyu5, cyu2 (又) | zaa3 | teoi3 |
| 黃港生 (1991) | man5 | zin2, cin2 (又) | cyu5 | zaa3, zaak3 (又) | teoi3 |
| 何文匯、朱國藩 (2012) | man4 | cin2 (正), zin2 (語) | zyu2 (正), cyu5 (語) | zaa3, zaak3 | seoi3 , teoi3 |
| 詹伯慧 (2004) | man5 | zin2, sin6 (又) | cyu5 | zaak3 , zaa3 (俗) | teoi3 |
| 中華書局 (2007) | man4 , man5 (又) | cin2 , zin2 (又) | cyu5 | zaa3, zaak3 (又) | teoi3, seoi3 (又) |

茲列表中各字於《廣韻》的反切如下：

閩：武巾切，又無分切（余迺永 2000: 105、109）

闌：昌善切（余迺永 2000: 291）

貯：丁呂切（余迺永 2000: 257）（《集韻》展呂切〔丁度等 1989: 96〕）

¹¹ 除引錄原書外，本文粵語注音一律採用粵拼。又，為節省篇幅，表中標音不注出原書頁碼。

蚱：側伯切（余迺永 2000: 511）

蛻：舒芮切，又他外切、湯臥切、弋雪切（余迺永 2000: 376、383、420、498）

從上表可見，各粵音字典之間的注音頗不一致，而皆或多或少收入一些符合反切而不甚通行的讀音。“閩”字，依照《廣韻》武巾、無分二切，應讀作陽平調的 *man4*，但此字現今通讀作陽上調的 *man5*，不讀 *man4* 音。在 10 部粵音字典中，有 6 部收入這個不通行的讀音，其中何文匯、朱國藩（2012）只收此音，中華書局（1982）和中華書局（2007）則把它列作建議讀音，置於通行音 *man5* 之前。“闡”字，現今通讀作 *zin2*，據《廣韻》昌善切則應讀作送氣的 *cin2*。（案：昌善切於《廣韻》屬上聲獮韻。）有 7 部粵音字典收入了這個不通行的 *cin2* 音，其中何文匯、朱國藩（2012）和中華書局（2007）把它列作正讀或建議讀音。“貯”字，《廣韻》丁呂切上字屬端母，《集韻》展呂切上字則屬知母，對應於現代粵音作 *zyu2*。何文匯、朱國藩（2012）即以此音為正讀。黃錫凌（1998）和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中文系（1992）收入的 *cyu2* 音，念送氣聲母，聲調則與中古反切一致。然而，不論 *zyu2* 還是 *cyu2*，都不是“貯”字現今的通行讀音。“蚱”字，依據《廣韻》側伯切，應讀作 *zaak3*。在 10 部粵音字典中，收入這個讀音的多達 8 部，其中黃錫凌（1998）和中華書局（1982）僅收此音，不收通行的 *zaa3* 音，詹伯慧（2004）則以 *zaak3* 音為建議讀音，*zaa3* 音只列為俗讀。“蛻”字，《廣韻·祭韻》“舒芮切”小韻云：“蛻，蛻皮。”（見余迺永 2000: 376）其他三個切音的釋義大抵相同，彼此之間沒有辨義作用。此字現今通讀作與他外切相應的 *teoi3*，與舒芮切相應的 *seoi3* 則很少聽到。然而，有 7 部粵音字典收入了 *seoi3* 音，其中黃錫凌（1998）標明此音屬“蛻化正讀”，馮田獵（1996）和中華書局（1982）以 *teoi3* 為又讀，李卓敏（1989）以 *teoi3* 為語音，反映有關編者認為 *seoi3* 音方屬“蛻”字的正讀。

2.2. 不收不合反切但通行的讀音

表二

| 字典 / 字例 | 蝗 | 濫 | 忝 | 佐 |
|------------|--------------|--------------|--|------------|
| 黃錫凌（1998） | <i>cing1</i> | <i>laam6</i> | <i>tim2</i> | <i>zo3</i> |
| 馮田獵（1996） | <i>cing1</i> | <i>laam6</i> | <i>tim5</i> （習讀）， <i>tim2</i> （又讀） | <i>zo3</i> |
| 中華書局（1982） | <i>cing1</i> | <i>laam6</i> | <i>tim2</i> | <i>zo3</i> |
| 李卓敏（1989） | <i>cing1</i> | <i>laam6</i> | <i>tim5, tim2</i> | <i>zo3</i> |

| | | | | |
|-------------------------------|-------|---------------------|------|------------------------|
| 周無忌、饒秉才 (1988) | cing1 | laam6 | tim2 | zo3 |
| 香港教育署 語文教育學院 中文系 (1992) | cing1 | laam6 | tim2 | zo3, zo2 (俗) |
| 黃港生 (1991) | cing1 | laam6 | tim2 | zo3 |
| 何文匯、朱國藩 (2012) | cing1 | laam6 ¹² | tim2 | zo3 |
| 詹伯慧 (2004) | cing1 | laam6 | tim2 | zo3 |
| 中華書局 (2007) | cing1 | laam6 | tim2 | zo3 |

茲列表中各字於《廣韻》的反切如下：

鯉：丑貞切 (余迺永 2000: 191)

濫：盧瞰切 (余迺永 2000: 442)

忝：他玷切，又他念切 (余迺永 2000: 335、444)

佐：則箇切 (余迺永 2000: 419)

上表所錄各字典注音比較一致，反映字典傾向於忽視那些沒有反切依據的通行讀音。例如“鯉”字，現今一般依其偏旁“聖”讀作 *siŋ3*，但此音與中古反切不合。各字典則一律只收入 *ciŋ1* 音，不收 *siŋ3* 音。惟 *ciŋ1* 音雖與《廣韻》丑貞切相應，實際上卻甚少聽到。“濫”字，用於“泛濫”，一般讀作各字典皆收入、與盧瞰切相應的 *laam6* 音，而用於“濫交”、“濫用”、“濫發（電郵）”、“濫伐（樹木）”、“濫殺無辜”等詞時，許多人則讀作陽上調的 *laam5*。此音不符合反切去聲的讀法，本文參考的 10 部粵音字典皆沒收入，實際上卻相當通行。“忝”字，各字典均收入與他玷切相應的 *tim2* 音，但只有馮田獵（1996）和李卓敏（1989）收入通行的 *tim5* 音。其中馮田獵（1996）把 *tim5* 音列作習讀，*tim2* 音僅列作又讀，可見編者認為前者是更普遍的讀法。馮田獵（1996）初版於 1974 年，足可反映“忝”讀作 *tim5* 已有相當歷史，並非新興的讀法。“佐”字，《廣韻》則箇切一音，與各字典收入的 *zo3* 音相應。此字用於作為香港街道和地鐵站名稱的“佐敦”，一般則讀陰上調的 *zo2*，這個讀音很可能是受“佐”字偏旁“左”影響所致。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中文系（1992）收入 *zo2* 音，把它列作俗讀，可說是反映了香港市民大眾對此字的實際讀法，但或許因為此音缺乏反切根據，一些面世較此書更晚的粵音工具書都不予收入。

¹² 何文匯、朱國藩（2012: 29）另收 *haam5* 音，詞例為“濫泉”。因屬破讀，茲不論。

2.3. 對變調讀法的處理

表三

| 字典 / 字例 | 蚊 | 販 | 輛 | 蠅 | 鹿 |
|-------------------------------|---|-----------------------------|-------------------------------|----------------------------|---------------|
| 黃錫凌 (1998) | man+ ¹³ man4 (讀音) | faan3 | loeng6 | jing4 | luk6 |
| 馮田獵 (1996) | man1 (語音), man4 (讀音) | faan3, faan2 (語音) | loeng6, loeng2 (又讀) | jing4 | luk6 |
| 中華書局 (1982) | man4, man1 (又) | faan3 | loeng6 | jing4 | luk6 |
| 李卓敏 (1989) | man1+ ¹⁴ | faan3 | loeng6 | jing4 | luk6 |
| 周無忌、饒秉才 (1988) | man1 , man4 (讀) | faan3 | loeng6 | jing4 | luk6 |
| 香港教育署 語文教育學院 中文系 (1992) | man1 | faan3 | loeng6 | jing4 | luk6 |
| 黃港生 (1991) | man1 | faan3, faan2 (又) | loeng6, loeng2 (語) | jing4 | luk6 |
| 何文匯、朱國藩 (2012) | man4 | faan3 | loeng6 | jing4 | luk6 |
| 詹伯慧 (2004) | man1 , man4 (文) | faan3 | loeng6 | jing1 , jing4(文) | luk6-2 |
| 中華書局 (2007) | man1 , ¹⁵ man4 (又) | faan3 | loeng6 | jing4 | luk6 |

除“蚊”字外，上表所列各字典注音較為一致，大抵皆傾向於不收入源自口語變調的讀音。¹⁶“蚊”字，大部分字典收入的 **man4** 音屬書面音（此音與《廣韻》無分切〔見余迺永 2000：109〕相合），但實際上此音已被變調音 **man1** 取代。在 10 部粵音字典中，李卓敏（1989）、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中文系（1992）、黃港生（1991）都只收 **man1** 音，不收 **man4** 音，正反映了這樣的語言現實；反觀中華書局（1982）

¹³ 根據黃錫凌（1998：68），“+”表示粵語口語“超平調之變調”。

¹⁴ 李卓敏（1989：21）云：“蚊字讀音，比 **men¹** 還要重些，故其音符乃 **men¹⁺**。”

¹⁵ 中華書局（2007：621）“蚊”字第一注音原作 **men⁴**，直音作“蚊”。**men⁴** 當為 **men¹** 之誤。

¹⁶ 例如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中文系（1992：6）列明“（常用字廣州話讀音研究）委員會針對小學語文教師課堂朗讀語文教材的需要而研訂字音”，因此“不收錄只出現於口語的俗音”，但又會在“建議讀音”以外的“備註”欄收入“常用的廣州話口語讀音”。

以 *man4* 為建議讀音，以 *man1* 為又音，何文匯、朱國藩（2012）只收 *man4* 音而忽略 *man1* 音，顯然與“蚊”的實際讀法不符。“販”字用於“販賣”、“販運”、“販毒”等動詞，讀作各字典收入的本調音 *faan3*（或讀作 *faan6*）；用於“小販”、“商販”、“報販”等名詞，現今一般讀變調音 *faan2*，甚少讀作 *faan3*，可見“販”字的實際粵讀呈現破讀化。從“販”作名詞的讀法來看，*faan2* 音顯然已有取代原調 *faan3* 的趨勢。然而，在本文討論的各字典中，僅有馮田獵（1996）和黃港生（1991）收入 *faan2* 音，分別列作語音和又讀，其餘字典則一概只收 *faan3* 音。“輛”字的情況與“販”字雷同，各字典均收入本調音 *loeng6*，但源自口語變調的 *loeng2* 音，則僅見於馮田獵（1996）和黃港生（1991）。查“輛”字用作量詞，現今通讀作 *loeng2*，*loeng6* 音已很少聽到。10 部粵音字典中的 8 部只收 *loeng6* 音，卻忽略 *loeng2* 這個通行讀音，反映字典注音與實際讀音確實存在距離。至於“蠅”字和“鹿”字的變調讀法，各字典的處理也頗一致：10 部粵音字典中，僅得詹伯慧（2004）同時分別收錄原調 *jing4*、*luk6* 和變調 *jing1*、*luk2*，其餘 9 部皆只收錄原調讀法，不收變調。不過，“蠅”用於“烏蠅”，“鹿”用於“長頸鹿”、“梅花鹿”等，變調讀法都已取代原調，成為通行讀音，粵音字典作為記錄粵語的工具書，似乎不應忽視這些實際讀音。

除了上述例子外，“洋”用於“大洋”（讀作 *joeng2*），“味”用於“臘味”、“鹵味”（讀作 *mei2*），“蛋”用於“雞蛋”、“皮蛋”（讀作 *daan2*），“件”用於“文件”、“零件”（讀作 *gin2*），“巷”用於“冷巷”、“後巷”（讀作 *hong2*），“月”用於“賞月”、“迎月”、“金華火腿月”（讀作 *gyut2*），“門”用於“走後門”（讀作 *mun2*），“裙”用於“圍裙”（讀作 *kwan2*），“鷓”用於“紙鷓”（讀作 *jiu2*）等，變調讀法都已取代原調，成為實際上的通行讀音，但觀乎一般字典注音，都只收錄原調，不收變調。這種忽略口語變調的收音標準，無疑是令字典注音與實際讀音存在距離的重要原因。

3. 結論

上文按照“從切”、“從眾”的審音原則和對變調讀法的處理，考察 10 部通行於香港的粵音字典為 14 個漢字標注的粵語讀音。討論結果顯示，一些合乎反切、實際上卻很少聽到的讀音，例如“蚱”讀作 *zaak3*，“闖”讀作 *cin2*，“蛻”讀作 *seoi3* 等，都以不同形式，收入七、八部粵音字典之中；一些實際通行而缺乏反切根據的讀音，例如“鯉”讀作 *sing3*，“濫”讀作 *laam5*，“忝”讀作 *tim5*，“佐”讀作 *zo2* 等，則幾乎全部被拒諸這些字典的門外。這些情況說明，古音反切是大部分粵音字典的主要定音標準，而“鯉”、“濫”、“忝”、“佐”等字的通行讀法不被收錄，更令人懷疑字典編者在著重參考古音反切的同時，對實際粵讀有沒有足夠的重視。

至於上述字典普遍不收入口語變調讀法，相信跟字典一般以標注單字讀音為主，並傾向於照顧書面音的原則有關。作為字典或字彙，只標本調的編纂原則其實不無道理。不過，正如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中文系（1992）在建議讀音以外，酌情收入“常用的廣州話口語讀音”的處理方法所反映，不少源自口語變調的讀音，實際上已經久變不歸，成為通行讀音，本調反而漸被淘汰。是書正文前的〈說明〉以“丸”字為例，在收入原調音 *jyun4* 的同時，也收入口語變調音 *jyun2*，把它列作“語音”。（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中文系 1992: 6）這個 *jyun2* 音，是“丸”的實際通行讀音，在“藥丸”、“臭丸”、“牛丸”、“大丸”¹⁷ 等常用詞語中，“丸”都只作此讀，不讀原調。本文所舉“蚊”字的 *man1* 音，以及“販”、“輛”、“蠅”、“鹿”、“洋”、“味”、“蛋”、“件”、“巷”、“月”、“門”、“裙”、“鶴”等字在特定用法裏的變調讀音，性質其實都跟“丸”相同，實際上都只讀變調，不讀本調。粵音字典編者在釐定收音標準時，應該充分考慮口語變調的流通情況，收入已經取代本調的變調讀法，使字典注音能夠真正反映實際粵讀。

參考文獻

- 丁度等編。1989。《宋刻集韻》。北京：中華書局。
- 馮田獵。1996。《粵語同音字典》（增訂排印本）。香港：東聯學供社。
- 何文匯、朱國藩。2012。《粵音正讀字彙》（第三版）。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 黃港生。1991。《商務新字典》。香港：商務印書館。
- 黃錫凌。1998。《粵音韻彙》（重排本）。香港：中華書局。
- 李卓敏。1989。《李氏中文字典》（第二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單周堯。1980。《粵音韻彙》、《李氏中文字典》、《中華新字典》中一些與香港通行的實際語音有距離的粵語注音。《語文雜誌》第4期，頁46-48。
- 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中文系。1992。《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修訂本）。香港：香港教育署。
- 香港語言學學會粵語拼音字表編寫小組。2002。《粵語拼音字表》（第二版）。香港：香港語言學學會。
- 余迺永。2000。《新校互註宋本廣韻》（增訂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 詹伯慧。1990。關於廣州話審音問題的思考——在粵語正音座談會上的發言。《中國語文通訊》第11期，頁8-13。
- 詹伯慧。2004。《廣州話正音字典》（修訂版）。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詹伯慧。2009。再談粵語正音。收錄於錢志安、郭必之、李寶倫、鄒嘉彥編：《粵語跨學科研究：第十三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頁225-230。

17 “大丸”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在香港銅鑼灣開設的日資百貨公司名稱，已於九十年代結業，但目前香港公共小巴仍然以“大丸”作為百德新街總站的名稱，掛上“大丸”布牌的小巴仍然每天出現於香港島的街道上。

中華書局。1982。《中華新字典》（修訂版）。香港：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2007。《中華新字典》（全新修訂再版）。香港：中華書局。
周無忌、饒秉才。1988。《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香港：商務印書館。

An Analysis of the Issue on Deciding Proper Cantonese Pronunciations

King-Wai Siu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e debates over Cantonese pronunciations often lie on adherence to traditional *fanqie* spellings or to actual readings. The present article examines a number of Cantonese pronunciations in 10 widely circulated Chinese dictionaries in Hong Kong. It is found that ancient *fanqie* spellings are still an important factor in deciding Cantonese readings. This article also suggests that tone sandhi in Cantonese should be reflected in Cantonese pronunciation references.

Keywords

Cantonese pronunciation, Chinese dictionary, *fanqie* spellings, colloquial, tone sandhi

通訊地址：香港 薄扶林道 香港大學 中文學院

電郵地址：kingwaisiu@hku.hk

收稿日期：2016年1月29日

接受日期：2017年2月10日